

这并非一碗简单的粥,它是回忆,是某种情感的延续,是旧时光里亲人目光的温度——

## 腊八粥里的人间烟火

□赵吉胜

## 买年货

□张彦庆

走在街上,感受着日趋浓郁的春节气息,儿时赶集买年货的情景总是浮现眼前。

小时候,一过腊八节,村里家家户户就开始忙碌起来:扫房子、清炕洞、拆洗被褥、杀鸡、宰猪、磨豆腐、蒸年糕、蒸馒头,虽说处处洋溢着迎春的喜悦,但也都是实打实的体力活。我家上有年迈的爷爷奶奶,下有我和弟弟妹妹三个挨肩的孩子,一切全靠父母张罗。每年都是等到大年三十晚上把一家老小全部安顿好之后,父母才在灶间烧上一锅热水,洗洗头洗洗脚,换上一套干净的旧衣服,就算过年了。

我虽然平日顽皮,但父母的辛苦是看在眼里的,于是自告奋勇到镇上赶集买年货。父母见我懂事自然高兴,把买年画、五香粉、花椒、大料等这些无关紧要的小事交给我,可又不放心,主要是担心我的安全,毕竟我还不到10岁。母亲一再嘱咐我路上小心车辆,不要贪玩,不要跟陌生人搭讪,买完东西赶紧回家。父亲则故意瞪起眼唬我,不许去鞭炮市场,否则过年一个鞭炮也不给我玩。鞭炮市场在一个干涸的池塘里,卖家为了招揽生意会不时在自家摊位前放上一通。由于人多拥挤,每年都有炸伤人的事情发生。

镇子离我们村7里地,我从记事起常跟父亲去赶集,因此哪条街、哪个路段卖什么货都一清二楚。赶年集的人很多,我仗着自己个子小,从人缝里钻来钻去,先买了调料,又到卖年画的街上给爷爷奶奶屋里选了《花为媒》《朝阳沟》和《年年有余》,给自己屋里挑了《岳家小将》《真假美猴王》《霍元甲》。选好的年画让摊主卷起来用细麻绳扎好,我便抱在怀里雄赳赳地打道回府了。

回到家中,母亲打开我买的调料一看,笑得眼泪差点流出来。原来我买花椒时对那些乌黑油亮的花椒籽产生了兴趣,便问摊主花椒籽与花椒皮有啥不一样。摊主不诚实,骗我说花椒籽炒菜比花椒皮好,人们都喜欢要花椒籽。结果,我买了一包花椒籽回来。不过年画买到了奶奶的心坎上,她直夸我有眼力。

第二年,母亲把买香、蜡和灶王爷神像的任务也交给了我。有了前一年的教训,买花椒时我找了一个面相和善的大婶的摊位,还把去年买花椒上当的事说给她和周围人听,逗得大家笑个不停。本以为这次能把事情办得圆满,没想到又闹出个更大的笑话。买灶王爷神像时,因为摊位前围的人多,摊主随手拿了一张给我。我也没有仔细看,付过钱就去买别的年货了。相传大年三十灶王爷从天上回来,这一天,母亲拿出神像往灶台上贴时才发现不对头,原来是一张财神像。这事到现在还被母亲拿来当笑话讲。

时光荏苒,一晃自己到了知天命的年纪,儿时的美好记忆却随着岁月的沉积,如一坛老酒越发浓厚香醇,丝丝缕缕飘散在欢乐的节日氛围里。

天未明透,村庄便醒了。那是腊八节的清晨,袅袅炊烟如轻柔的画笔,将冬日的寒凉渲染得有了几分温暖。远远望去,每一缕炊烟都是一盏灯火下的忙碌剪影。空气中弥漫着谷物与豆类的香气,家家户户都在熬煮腊八粥,宛如一场默契的迎新仪式。灶台上的火光忽明忽暗,像旧时光里跳动的片段,静谧而又鲜活。

小时候的腊八节似乎永远定格在一幅温暖的画卷中。祖母总是早早起身,生火,淘米,浸豆,那些琐碎的忙碌中透着一种不动声色的从容。豆子在清水中漂浮、沉底,红枣、花生与各种杂粮混在一起,等待着熬成一锅浓稠的温暖。火光映在祖母布满皱纹的脸上,她弯腰添柴的身影总让我觉得世间所有的温情都可以盛在这一锅粥里。

等粥熬好了,祖母会端着木勺细心地为每个人盛上一碗。围坐在桌边的我们端起碗喝粥,热气扑面,这是冬

日里最柔软的安慰。那时的腊八粥不只是味觉的享受,更是生活的仪式,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说说笑笑的幸福。而今,祖母早已不在,记忆里的炊烟也变得遥远,但那碗腊八粥的滋味却深深刻在心底,成了一种精神上的寄托。

后来我离乡多年,每年腊八节,我总会习惯性地煮一锅腊八粥。身处异地,缺少家乡的那些丰富食材,但简单的几样豆子与米煮成一锅粥,依然能唤起心底最深的牵挂。这并非一碗简单的粥,它是回忆,是某种情感的延续,是旧时光里亲人目光的温度。

煮粥的过程总让我想起那个炊烟袅袅的清晨——祖母弯腰忙碌的身影、灶台上咕嘟作响的锅盖,还有窗外刺骨的寒风。那时,热粥下肚,寒冷似乎也跟着散去。而如今,即便身在异乡,只要一碗腊八粥入口,仿佛又回到了从前那个炊烟环绕的小院,回到了那个满是人间烟火气的早晨。

腊八粥不仅仅是食物,更是一种记忆的延续,是心灵归属的象征。旧时光里的腊八粥承载了太多的温暖与欢笑,如炊烟般无声地弥漫,又如灯火般悄然点亮,给每一个冬日增添温情。如今的生活已然不同,但腊八粥依旧煮着,那些过往的记忆与深深的牵挂也依旧在这一锅粥里氤氲。

腊八粥是旧时光里的炊烟,是生活里一缕不散的温暖。无论我们走得多远,它始终提醒着我们,在岁月的某个节点,有一盏灯、一缕烟火、一碗粥静静等着我们归来。于是,我们终于明白,腊八粥里不只是味道,更是一种回归——回归那段有人间烟火、有人守候的时光。

人间烟火,岁岁年年。一碗腊八粥,一段旧时光,在滚滚红尘中温柔相随,静默流淌。即便世事变迁,那一抹炊烟也将始终袅袅升起,守候着家,守候着旧时光中最朴素却最深厚的暖意。

## 思念燕子窝

□张中伟

燕子窝是我家乡唐县西城子村“古八景”之一。

几十年来,我每时每刻都想见到那个真正的燕子窝,还有窝里的燕子,可始终未能如愿。我知道,我极力想同燕子窝和燕子相见只不过是单相思。

仁者爱山,智者乐水,二者相比,我更喜欢爬山。在我少年时期的记忆里,我老家村子西边的唐河东岸有一段高20多米、长500多米的石崖堤岸。村里的“故事婆子”嘴里代代相传,在这段离石头崖堤七八米高的崖壁上有一处“燕窝”。燕子不栖无福之地,只为此,燕窝成为我多年来心驰神往的地方。

我心里惦记着这个传说,曾约小伙伴去过四五次,却始终未觅得燕子的踪迹,倒是发现了一处能容纳三四个人的半封闭崖洞。我趴在洞边看,唐河及岸畔美丽风光一览无余。一次次造访未果,更激发了我深藏骨子里的求知欲。故而,我每次来到唐河岸边都会攀上崖洞,试图访问那个“燕窝”,期望遇到燕子归来,能和它们有上一面之交,甚至想,若有幸和燕子成为好朋友,可以交好运,添福气。

盛夏来临,我和小伙伴们如同散落在唐河岸畔的细铁砂,唐河宛若一块巨大的磁铁,牢牢吸附着我们刺痒的心。

其实真正勾我心魄的是燕子窝,还有燕子。

夏日炎炎,一到节假日,我吃午饭时,早有一群小伙伴在我家门口嘀嘀咕咕。耳朵灵爱唠叨的母亲已料准大家的小心思,断言说吃过午饭要老老实实在家睡一觉,不要胡走乱串。我嘴上虽然答应,但心已经飞到河畔。饭

后,我佯装睡觉,然后找个理由溜出家门,和等急了的小伙伴们一起直奔唐河岸边。

我揣着一颗执着的心,长时间目不转睛地望向唐河东岸的崖壁,随时想靠近传说中的燕子窝位置,期望觅得燕子行踪。我用澄澈的唐河水洗眼,这是我的个人仪式,祈求造物之神让我看见唐河更多的美,看见燕窝和燕子。我猜想着燕子们去了哪里,到底在干什么。可燕子好像有意和我捉迷藏似的,就是不肯现身。我忽然看到唐河水面上百余只雀鸟翩翩起舞,时而鸣叫,时而掠过水面,时而振翅冲向天际,我仿佛在欣赏一个盛大的空中舞场。我的心血沸腾了,好像也随着鸟雀们的飞舞与它们同频共振。不过,这个场景里唯独没有燕子的身影。小伙伴们似乎觉得我表情怪异,行为奇特,与他们格格不入,笑我望向群鸟时的痴傻。

实在热得受不了了,我就往身上撩几下河水,获得短暂的凉爽。在河边的一大晌午,太阳给我的脸贴上了一张大红纸,头发摸起来都烫手,一层层水锈爬上了我的脸、胳膊和脖子。回到家,我的脸上和头发上仍然粘着几块忘记洗掉的泥巴,我自以为聪明且做得天衣无缝,可在母亲的火眼金睛面前暴露无遗,自然招来一顿数落。即便这样,去唐河畔的真正原因我对所有人守口如瓶。

夏夜的梦里,两只燕子高兴地争相为我打开话匣子——燕爸爸眨了眨眼睛说,它们钟情于生趣无限的唐河滩和清清的唐河,燕子窝是它们家族的理想栖居地。白天的时候,唐河水面上空那么多鸟儿起舞争鸣,那是燕子

派来的使者。燕妈妈抖抖翅膀说,鸟雀们飞临的唐河就是一页写满神话的古书,它们在唐河上发布了爱的箴言。我闻听后感到特别欣慰,期望不久的将来,在那个燕窝位置能看到真正的燕子窝,当然还有一窝小燕子。

早晨一觉醒来,母亲对我说,那一晚我梦吃不断,还痴痴地笑出了声。我发现我的枕巾湿了,我想那也许是激动的眼泪。

青年时期我离开家乡,再也没了访问燕子窝的机会。不过,我时不时听发小们念叨,后来的时光里,那处燕窝经常有燕子光顾,也有雏燕叽叽啾啾,婉转动听。我心里清楚,燕子颇有灵性,懂得亲情,更知道感恩。我曾不止一次断言,燕子一定还会回来的,一定会成为家乡的芳邻。

我一定要了此夙愿,选一个好日子去拜访燕子窝。

